

「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」： 「氣論與抒情的交織對話」研習營報導

黃繼立*

「氣」、「抒情」究為何物？是中國文化裡歷久彌新的詢問。「氣，體之充也」、「發憤以抒情」，則是戰國時孟子和屈原對此題的回答。而後世無數學者也如是作問，卻未必如是作答。在全球化、多元化、數位化的後現代，它們歷經過哪些前現代到現代的變化？這些古代遺產可能為今日帶來哪些活力？並藉此建構跨域交流的學術平臺？在這些想像與追尋下，國科會人文處文學一學門召集人賴錫三教授邀集吳冠宏、紀志昌、莫加南、曾守正、黃繼立等學者，共同籌劃「氣論與抒情的交織對話」研習營。追求在「氣論」與「抒情」中「對話」，「對話」於不同的學術專長、學門、世代，甚至是單位，也因為「對話」所以有「交織」。在這般理念下，本研習營籌備伊始，即擬採用主題對談的形式，既尋



圖一：研習營與會者合影

*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
求與臺灣中文學會的新書精讀計畫合作，亦就研習營主題在當代的進程與展望，規劃出五大主題。再者，為鼓勵並推動資深和青年學者間的經驗交流，安排了「世代對話與學術薪傳」場次。同時，本研習營特別舉辦中臺灣一日文化參訪，營造與會學者可契闊談讌的情境。本次研習營總計邀請六位主持人、十六位主講人、二十六位與談人，以及數十位學人，並在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的盡心承辦下，於 2023 年 8 月 22 日、23 日，假東海大學舉行三天兩夜的學門年度盛會。

8 月 22 日早晨，陳國球教授主講的《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》新書精讀會，為本次研習營揭開序章。這本書是陳教授長期耕耘，並反省「抒情傳統」的成果。陳教授在新書精讀會上，不只分享自身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，也訴說著「抒情傳統」開宗者陳世驥的青年時代。1941 年遠赴他鄉後，哪裡是陳世驥的閩里？什麼又是他的記憶？陳教授娓娓道來發掘陳世驥舊作的感動，而以為「抒情傳統」是其一生的情懷。在暢談陳世驥、高友工與普實克 (Jaroslav Průšek) 後，陳教授似乎也入神的返尋那個從《鏡花水月》到《香港的抒情史》、《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》的自己。「抒情傳統」與「香港文學」，應是陳教授牽掛的情懷。

第一天的第二場則是「『抒情』主體與『形氣』主體的對話」，開場的主講人是楊儒賓教授，講題則是「緣情與氣感——詩的主體性反思」。楊教授認為中國文學論「緣情」言「情感主體」；中國思想傳統言「氣感」說「形氣主體」。「緣情」與「氣感」這兩重主體，在中國文化的匯流處，就是「詩」。原始時代詩樂舞的合一狀態，說明了「詩」是種形氣酣暢的身體事件。而「詩」之為「之」，意謂「詩」作為「身體主體」的顯象，係在公共化脈絡中表現原始生命的衝動。氣的間性和流動性，在「身體主體」的圖式裡，扮演著連結肉身內外，通貫世界與語言的角色。楊教授從存有論的角度「原詩」，為與會者帶來連綿的興思。本場次第二位講者為何乏筆教授，主講題目為「氣化主體中的『形／物』與『心／性』」。「心齋」向來被視為莊子工夫論的核心，且在近代學者的詮釋中，亦是人能密契「藝術」的「境界」或「精神」的橋梁。何教授先指出錢穆的莊子式藝術修養，難免於作為儒家式修養的補充。而徐復觀的莊子式藝術修養，則重視上行，而輕忽下行，導致具豐富藝術資源的老、莊，無緣介入現代藝術裡身體、慾望、氣氛等問題。接著，何教授發揮了畢來德 (Jean François Billete) 之說，以「心齋」應是「氣」在「心」、「物」間流動的氣化狀態，即「心」虛化以等待「物」的上行或下行。由此來說，「道德」與「藝術」兩種修養間的關係，應是貫通式而非主從式。第三位講者林素娟教授，以「『抒情』主體與『形氣』主體的對話：先秦音樂教育中的情、物關係與應感美學」為題，討論先秦樂教蘊含的「應感」思維的基礎，

是能興「情」應「物」的「氣」之「身體主體」。先秦音樂教育的美學裡，「物」與「情」均被置於「氣」的脈絡中理解，最明顯的例子是〈樂記〉的「樂氣」，其透露了以身體為中介，「血氣」與「物」間轉化的「氣感」，以及「身體主體」隨境而生「情」感「物」的「心氣」作用。這是先秦儒家在「樂」時，聯涉「情物關係」而展開的「應感美學」。

第一天的第三場名為「『氣論』中的道物關係、自他關係與身心關係」，首位擔綱者是吳冠宏教授。吳教授的追問是，何以愛樂的嵇康，卻主張「聲無哀樂」。蓋「情」之所以有「哀樂」與「躁靜」之分，是因為聞樂體道存在著兩個階段。嵇康這種一「聲」、「情」、「氣」的通連思路，在魏晉文化史裡，既可關聯由樂體道說，亦能縮才性之學與玄理之學於一區，且可在攝生之學中凸顯「氣化主體」的定位。本場次第二位講者為劉滄龍教授，帶來的題目是「氣的複數性與政治性」。劉教授從反省畢來德對氣的同一性的論述出發，認為氣最具現代性的思維，不在同一而在「共感」。「共感」蘊藏的「感通」消息，可開發出公共聯繫性。在這意義上，莊子的「心齋」是種心虛則能旁觀於物我，暫停本能而開啟的深度聆聽模式。在這種心虛感物的思路下，劉教授特言道法家在政治上，特言凝聚民之差異情性，而試以名刑制度，作為民生規範的基礎。本場次的壓軸，是范麗梅教授主講的〈情、清、精、靜——身心與「氣」互動共構的關鍵詞〉。范教授解讀上博楚簡的〈互先〉時，發現作者似乎有意識的使用「情」、「清」、「精」、「靜」等與身心、氣有所連結，且相同的聲符（青）之關鍵詞，從而描述某種身心或宇宙的狀態。當中繪出的宇宙生成過程到心性慾望活動，流露出氣（宇宙）和身心相貫的思維。

8月23日是本研習營的第二天。第一場的主題是「『氣論』、『抒情傳統論述』視域下的文藝創作與批評」，首先登場的是黃錦樹教授，主講的題目是〈抒情傳統：一種文化病理學？〉。病理學是研究疾病個體的成因、變程和造成影響的學問。黃教授試圖將「抒情傳統」論述視為文化現象，就提出與批評兩方，討論其起因與進展，從而解說其內外理由與迴響。例如陳世驥世代在「花果飄零」之感下，「抒情傳統」論於焉誕生，而後有高友工隨之，意在主新儒家式的心性論而抒情。至於柯慶明、王德威、龔鵬程、顏崑陽等人，亦各因其所處、風格、激發等主客觀因素，對於「抒情傳統」有所修正、發明甚至異議。黃教授「文化病理學」式的觀察，提供理解「抒情傳統」一個不同的視角。本場次第二位主講人是潘怡帆教授，講題是〈何謂創造〉。潘教授從西方文化傳統裡的神、人關係，指出「創造」始於神的言說，神本此建立威信，而人則通過神授權的言說，賦予神的創造物意義。不過，人藉語言開出的創造活動，實質是指認現實

潛在性的「差異化創造」。這種神、人在創造上的距離，是文學的始源。而文學創造本身，正在言說的差異化中復返論談，經典則是此重生創造的動力源。「抒情傳統」論述裡，所以回顧過往的精華，其意義正在於斯。本場次的第三位講者是林香伶教授，其講題為〈抒情與創作——從情之有無到情之為尊〉。情與創作間的關係，可以如何解釋？林教授首先列舉〈詩大序〉從情志言抒情等例，顯示了中國文化論情，既人所專有，是文學活動之基。差異時空下抒情活動的特性，可稱為「抒情特徵」。中國文學「抒情傳統」，可藉此而成立。最後林教授以各類作品為例，提出「抒情傳統」裡的大哉問，即成功的抒情作品是什麼？在文學裡，也許不完整的抒情方式，才可能達致感奮人心的抒情效果。

第二天第二場的主題是「『氣論』、『抒情傳統論述』視域下的跨域對話」，第一位主講人是李育霖教授，講題是「語言與感性的邊界：以王文興《剪翼史》為例」。王文興是臺灣現代主義作家的代表人物，其小說《家變》、《背海的人》、《剪翼史》等，更屢為文壇津津樂道。李教授在本講內嘗試藉由德勒茲（Gilles Deleuze）的「強度差異」說，探論王文興的《剪翼史》。李教授認為，王文興寫作本書時，從造詞和構句，及聲調和節奏兩面，造成視覺與聲音的變異。不過，李教授也特別提醒，王文興塑造此書寫差異，目的在表現書寫本身。李教授特別舉《剪翼史》的口吃書寫為例，闡述此所寫對象，不在語言的使用者，而是語言的使用。王文興在寫作時，帶領讀者一起進入口吃本身，從而貫徹其慢讀，甚至是慢寫的理念，這可謂是其文學理念的實驗與實踐。第二場主講人則是楊雅惠教授，講題是「擬議神明：清初王翬山水畫『內外超越』之藝／道」。王翬是清初虞山畫派的開山祖，除了其山水畫是畫史上的經典外，亦有畫論傳世。楊教授指出，王翬論畫，慣用「擬議神明」一語，順此可觀看王翬山水畫藝所開顯的工夫進路，及其在跨文化美學意義。王翬以山水畫作為藝術修養，可具有藝術治療的效果。而其以情為源本的繪藝，未必僅止個體之情一端。在此想法下，楊教授以為王翬早年以摹古畫，追尋神明、神技的歷程，是理解其畫與畫學的關鍵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翬將其主張的「清渾雅正」風格，融入身心情感與公共意識，而〈康熙南巡圖〉的妙筆便是一例。第三場的主講人是史甄陶教授，帶來的講題是〈論朱熹和輔廣對《詩經》詩人情性的詮釋〉。史教授的講論，聚焦於朱子學內部的《詩經》詮釋，進而提供了經學和「抒情傳統」的會通方案。朱子《詩集傳》解《詩經》，尤專注詩人的「情性之自然」，企圖還原作者於事件當下的情感狀態，但朱門弟子輔廣解《詩經》，則延展朱子之說，除了申論情性外，亦特論由情性以見性理之義。若性理為情之「所以然」，情性為理之「所當然」的話，那心的體驗和修心、養心的工夫，則是貫顯此二者的關鍵。在朱子和

朱門諸子如輔廣的努力下，《詩經》之為理學核心經典的地位，反覆地被強化，而理學裡的《詩經》抒情論，也一再地獲得深化。

第二天第三場，也是終場的主題，名為「『抒情傳統論述』與『氣論』的交涉與激盪」，第一位主講人林遠澤教授，主講的題目是「抒情與詩教：論『興』做為審美與教化之共通感建構的漢語語言哲學基礎」。林教授從漢語的語言哲學角度來看，中國詩學的「興」義，顯非同於譬喻之「比」。由於漢語作為一般語言，而有「認知挪用」。又因漢語本身的特殊性，而有「感性挪用」。「比」、「興」雖同為語言藝術，但前者係由存有物的類推認知挪用而來，後者則由因存有論的類推感性挪用而來。詩的存有論特性，在於其以感受為根源，喚起對真實存有的感受。而「興」作為詩的存有論張開，在於它能將「根源感受」推挪至「當前感受」。如是，詩是以聲音的身體姿態，接受存有召喚的原語言，而詩學則是探究存有的原語言學。本場的第二位主講人為劉正忠教授，帶來的講題為「血氣、抒情與美學現代性」。劉教授就「血氣」言之，指出近代能結合「血氣」與傳統詩學，並帶入現代美學思維者，非徐復觀以氣為頂梁的「血氣的美學」莫屬。至於「抒情傳統」在今日，逐漸開出本於時代與情之主體的「變」，不同於以古典文學為討論中心的新版「抒情傳統」。同時，相較於古典詩學，現代詩學與「抒情傳統」間互動，似乎還存在著不少對話的可行空間。順著前論，劉教授暢談「血氣」、「抒情」和「美學現代性」，在臺灣現代詩學裡交會的可能。當中現代主義的抒情爭論雖是癥結點，但也可能是解環拆結的金鑰。本場的第三位主講人為曾守仁教授，講論的題目是「山水·言志及抒情傳統」。曾教授基於楊儒賓教授論「玄化山水」的洞見，認為六朝詩人寫作山水詩伊始，即要在顯露玄寂主體，從而轉化並呈顯出對象的山水。所謂脫情、滅情的活動，要在令主體之自滅，滅而顯之為虛靈狀態。不過相對於山水玄詩，六朝詩的另一大宗為言志抒情詩。其異於山水詩處，要在以情感為工夫砥礪對象，從中以呈顯人性之莊嚴，進而體證存有的神聖。這兩種詩之工夫，可藉由氣論的詮釋脈絡，得到更具體的理解。脫情要在淨純化情感後，守中靜篤，顯氣之虛靈玄妙；而鍾情則要在見氣之感無端而通齊萬物，將情安頓於氣之鼓潤周流。曾教授從氣化和氣之工夫重解六朝山水、言志詩，既把握了情之為詩質，但也側明了從氣論談中國詩學的多元性與開放性。

綜觀本次研習營，既有「深化」——對「氣論」和「抒情傳統論述」議題的深化；也有「跨域」——開拓並嘗試了跨學科、跨學門、跨思維到跨文化的當今學界期待，充分具有里程碑意義。研習營舉辦日適值「處暑」，師友們在疫後相聚，良辰美景暢情樂氣，使人聯想起明人張穆的名詩〈處暑〉，「一歲頻過處暑

天，單衣林麓勝情偏。田無負郭供公役，鄰有藏書借為編」。在天地清和而情氣縱橫中，適可體證自然與人文，情與氣，從來不是二橛。此中既展顯了存有的連續性，也意味著從存有論上談共生的可能。「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」，兩千多年前被〈樂記〉記錄下的原始經驗，不意竟在今歲「處暑」日的大度山上，得以隔世重現。